

中国古典戏剧传世珍藏本

娇红记

明

孟

称

舜

清忠谱

清

李

玉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戏剧传世珍藏本

娇红记 清忠谱

(明) 孟称舜著

(清) 李 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娇 红 记

剧情简介	(3)
白话故事	(5)
一、入府	(5)
二、晚绣	(8)
三、峰回	(10)
四、题诗	(11)
五、访丽	(13)
六、明心	(16)
七、误约	(17)
八、暂离	(19)
九、密约	(20)
十、断袖	(21)
十一、婚拒	(23)
十二、妓饮	(26)
十三、装神	(29)
十四、重聚	(30)
十五、诟红	(32)
十六、生隙	(34)
十七、盟誓	(35)
十八、风波	(37)
十九、愧别	(40)
二十、赠佩	(42)
二十一、高中	(44)
二十二、受掣	(45)
二十三、妖迷	(47)
二十四、路转	(50)

二十五、逼婚	(51)
二十六、当歌	(52)
二十七、情郁	(54)
二十八、生离	(55)
二十九、芳殒	(57)
三十、追逝	(60)
三十一、合葬	(61)
剧作者小传	(62)
戏剧原文	(63)
第一出 正名	(63)
第二出 辞亲	(63)
第三出 会娇	(64)
第四出 晚绣	(67)
第五出 访丽	(68)
第六出 题花	(70)
第七出 和诗	(71)
第八出 番衅	(73)
第九出 分烬	(74)
第十出 拥炉	(75)
第十一出 防番	(77)
第十二出 期阻	(78)
第十三出 遣召	(80)
第十四出 私怅	(80)
第十五出 盟别	(81)
第十六出 城守	(83)
第十七出 求医	(84)
第十八出 密约	(85)
第十九出 归图	(86)
第二十出 断袖	(87)
第二十一出 遣媒	(89)
第二十二出 婚拒	(90)
第二十三出 妓饮	(92)
第二十四出 媒复	(94)
第二十五出 病穰	(96)
第二十六出 三谒	(98)

第二十七出	絮鞋	(99)
第二十八出	诘红	(101)
第二十九出	诘词	(102)
第三十出	玩图	(104)
第三十一出	要盟	(105)
第三十二出	红构	(107)
第三十三出	愧别	(109)
第三十四出	客请	(111)
第三十五出	赠佩	(112)
第三十六出	赴试	(114)
第三十七出	喜贺	(115)
第三十八出	荣晤	(116)
第三十九出	妖迷	(117)
第四十出	诘崇	(118)
第四十一出	明妖	(120)
第四十二出	帅媾	(121)
第四十三出	生离	(122)
第四十四出	演喜	(124)
第四十五出	泣舟	(126)
第四十六出	询红	(129)
第四十七出	芳殒	(129)
第四十八出	双逝	(132)
第四十九出	合冢	(134)
第五十出	仙圆	(136)



剧情简介	(143)
白话故事	(145)
一、傲雪	(145)
二、书闹	(147)
三、结义	(149)
四、求聚	(150)
五、建祠	(153)
六、缔姻	(155)

七、骂像	(158)
八、梦驾	(161)
九、闺训	(162)
十、义愤	(166)
十一、闹诏	(168)
十二、讽魏	(171)
十三、血奏	(174)
十四、送父	(177)
十五、就义	(179)
十六、魂聚	(181)
十七、报败	(182)
十八、毁祠	(184)
十九、吊墓	(185)
二十、除奸	(187)
二十一、慰灵	(189)
剧作者小传	(191)
戏剧原文	(192)
谱概	(192)
第一折 傲雪	(192)
第二折 书闹	(194)
第三折 述珰	(197)
第四折 创祠	(199)
第五折 缔姻	(202)
第六折 骂像	(204)
第七折 闺训	(207)
第八折 忠梦	(208)
第九折 就逮	(210)
第十折 义愤	(212)
第十一折 闹诏	(214)
第十二折 哭追	(217)
第十三折 捕义	(219)
第十四折 荫吴	(221)
第十五折 叱勘	(222)
第十六折 血奏	(224)
第十七折 囊首	(226)

第十八折	戮义		(229)
第十九折	泣遣		(231)
第二十折	魂遇		(233)
第二十一折	报败		(234)
第二十二折	毁祠		(236)
第二十三折	吊墓		(237)
第二十四折	锄奸		(240)
第二十五折	表忠		(242)

娇红记

(明) 孟称舜 著

剧情介绍

书生申纯，随父母流寓成都。他能文善武，去年秋天，与哥哥同赴选场，却失利而归。申纯心中郁闷，便辞别家人，到做了眉州通判的舅舅王文瑞家去，以探亲为名借此散心。王文瑞有一个女儿名唤娇娘，年方二八，才貌端妍。申纯来到王家，得以和娇娘会面，两人一见钟情。

娇娘虽心中思念申纯，但当面见了申纯，又故作矜持。一日，娇娘在牡丹院对着落花自叹，申纯上前问安，并赠她二首题牡丹的诗，娇娘忙将诗藏入袖内，转身归去，申纯深感惆怅。翌日，娇娘散步来到申纯书房，申纯不在。娇娘见窗上有一首七绝，便和诗一首，随同的丫环见了说道：“你和申家哥哥正是一对儿。”申纯回房见了娇娘的诗，明白了她的心意，便以谢诗为名，直奔娇娘绣房。谁知娇娘虽心中有意，但当申纯向她表达爱慕时，又立即装出几分恼怒，让申纯一时捉摸不透。春夜微寒，娇娘拥炉独坐，申纯又来相见，他含泪表白了心迹，娇娘也倾吐了衷肠，但又生怕申纯日后变心。申纯遂对天起誓，两人于是私订婚约。第二天又商定晚上在熙春堂幽会，申纯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天却下起雨来，佳期被阻。

其时番兵已据川西，准备长驱直捣成都，帅节镇传下军令，要官民都上城防守。申纯父母连忙写信催儿子速归。申纯与娇娘临别之际，又互吐了一番衷肠。回成都不久，番兵被击退，申纯因思念娇娘，郁郁成病。他以去眉州找良医治病为名，再度去王文瑞家。两位有情人一见面，笑逐颜开，并商定夜夕相会。夜深人静，申纯潜入娇娘闺房，娇娘以身相许，并剪袖赠送，以作定情之物。申纯与娇娘恩爱如漆，不觉已过半年，家中派人将他接回去。父亲告诉他准备遣媒人去王家与他提亲，申纯暗喜，他让媒婆带上一封密信给娇娘。谁知媒婆来到王家，王文瑞却以他们“本是个兄妹排定，怎做得夫妻匹聘？”不予应允。娇娘悲叹自己红颜薄命，不敢违拗父命。

媒婆走后，申纯百无聊赖，好友约他同去名妓丁怜怜处饮酒。他借酒浇愁，梦中错把丁怜怜误作娇娘。回家又听说亲事未成，不禁长吁短叹，又读

了娇娘托媒婆带回的信，潸然泪下。申纯无法忘怀灯前密约，他决心要与娇娘“生同衾，死同墓”。于是，他病中唤来媒婆商议，让媒婆请来张师婆给他看病。张师婆按事先说好的，只道申纯中了邪，需要到西南方数百里外躲避。这样，父母才同意申纯再去眉州。申纯来到王家，舅舅舅妯都很冷淡。申纯因遗鞋、拾笺等事，惹得娇娘以为他与丫环有染，生出许多怨情。申纯来到娇娘房中，道明原委，两人在明灵大王祠前发下誓言：“暮暮朝朝不暂离，生生世世无相弃。”一日两人同游后花园，以夫妻相称，恩爱无加，但因为被丫环飞红告密，舅妯打发申纯回去。临别之际，娇娘希望申纯秋榜之期一举高登，再重遣求婚。

王文瑞任满后改派他处，途经成都，约申家邮亭相见。申纯以为能见上娇娘一面，不料娇娘早已被她爹打发先行。申纯匆忙从小路赶去，终于见到娇娘，娇娘拿出一枚同心香佩，赠予申纯，然后挥泪告别。

申家兄弟同往应试，俱登高第。申纯因兼通弓箭，升授洋州司户。王文瑞连忙派人前来申家贺喜，并请申家兄弟去王家作客。申纯欣然前往，大家见面后都很高兴。舅妯安排申纯住下，晚上申纯相思入梦，梦见与娇娘会面，见娇娘似人似鬼，不禁恍恍迷离。不久，舅妯去世，王文瑞见申纯少年登第，又富才干，想把娇娘许配给他，申纯自然同意，申家也答应择日遣聘。不料，帅节镇的公子早看中娇娘，派人上王家说媒，王文瑞极力推辞，但帅家软硬兼施，王文瑞畏惧帅节镇权势，又想到申家尚未遣聘，只好答应。娇娘闻知爹爹背弃前言，差点儿惊死，申纯也泪如泉涌，但却只怨前世命慳，想与娇娘分手。娇娘掩面大哭，痛斥申纯无情无义。申纯正在犹豫之中，突然家中来报申父患病，申纯只好与舅舅告别回家，娇娘则托病不与他辞别。

申纯走后，娇娘病势日重，丫环安排她与申纯在船上相见，两人倍极伤感，娇娘昏倒在申纯怀中，连丫环见了也泪流满面。婚期将至，娇娘抵死相拒，日日蓬头垢面，要求退婚。王文瑞劝女儿不要固执，娇娘却要持刀自刎。最后，娇娘已数天不吃不喝，王文瑞虽答应回绝帅家婚事，但为时已晚，娇娘终于含恨死去。

申纯自舟中与娇娘相别，回家后每日痴坐不语。不久，听得娇娘死去的消息，当即昏倒，醒来后又准备自缢，幸被家人救起。但申纯还是绝食二日身亡。王文瑞听说后颇感后悔，忙派人将娇娘灵柩送到申家合葬。申纯、娇娘并葬在濯锦江边。清明节，申纯父母与王文瑞同去他们墓前浇奠，只见一对鸳鸯，上下飞翔，捕之不得，逐之不去，活像申纯与娇娘相亲相依的景象。

白话故事

一、入府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院宇深沉，丝簧迭奏。一首撩人情思，令人沉醉的《金缕曲》，从幽篁深处、从森森桧柏中飘逸而出。

剪剪春风，乍暖还寒。曲终林静，余音袅袅。一群灰喜鹊“忽”地从林中飞起，惊醒了沉浸在《金缕曲》的暇思之中的申纯。他下意識地在脸面前挥了挥手，仿佛要驱散这早已消失在不远处岷江波涛声中的乐曲。因为他知道，自己还年轻，只有十九岁，要惜取的不是攀花折柳的机会，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心。“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是自己应走的正途。

可是，刚才听到的《金缕曲》，为何老是萦回耳际，久久不散？

喃喃自语中，申纯忽然觉得迷惘起来。去年秋闱失利的痛楚，又陡然涌上心头。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猛地策马向前方那所大宅院奔去。似乎要从那里重新收拾他笼罩心头的失落感。

申纯来到舅父府上，已是掌灯时分了。

舅父王文瑞，哲宗二年进士出身，本也是少年得志，但宦途并不畅达，直到两年前年近五十，才做到眉州通判之职。好在家中饶有田地，俸禄亦颇优厚，为政清简，自然少烦恼；闲时课子读书、笙歌自娱，自筑一广厦，题名“熙春堂”，堂前庭院，广植兰、桂、菊、梅，奇花异卉，四时不绝，倒也悠哉游哉，陶然而乐。

甥舅相见，自然格外亲热。寒暄毕，舅父命侍女飞红速去后堂叫夫人、小姐、公子前来相见。须臾，舅母与表弟善文相继来到熙春堂。申纯执礼愈

恭，一一回答了舅父母对家中二老的垂询。王文瑞原籍成都，十几年来，宦游四方，却难得回成都一次。只是八年前路经故乡，那时的申纯，还是垂髫学童，而今却已与兄长申纶同为巴蜀间颇负文名的才俊之士了，但此次申氏昆仲秋试，却又双双铩羽而归，令人沮丧！言念及此，不禁捋须而叹：

“哎，纯儿。杜少陵有诗曰：‘但见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科场不得志者，便喜欢用老杜这话来自我慰藉。其实，这话只是对我们老人适用，正所谓‘杜诗韩文老来读，似倩麻姑搔痒处’，你和纶儿正当年少，切不可用‘文齐福不齐’一类的理由自坠其志。将息几日，便用心学业，顺带也还得拜托你为善文启蒙。”

申纯感到了温暖，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这温暖和压力，同时来自父母和舅父舅母的殷切期望。此时，他忽然萌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为什么名重天下的乡前辈苏东坡，到老却发出‘人生忧患识字始’的浩叹？除了官场的倾轧之外，个中隐曲，谁能勘破？或者，这正是陶渊明‘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的翻版？”他无法揣测这两位先贤当时的复杂心境，又觉得自己现在忽然产生这念头有些近乎荒唐。抬起头来，恰与舅父的殷殷目光相对，才发觉这一闪念已有些疏于礼节了。只得唯唯诺诺道：

“舅父大人教诲，小甥铭记在心。小甥在此朝夕请教，明年秋试，托庇大人福荫，或可有成！”

说话间，酒席已摆设整齐。

在一旁无法插话的舅母，早已忍耐不住，催着申纯入席。舅母素能豪饮，连连以巨觥劝酒。申纯以晚辈做客，不敢谢绝，但又自觉拘谨，生怕酒后失态，灵机一动，便向舅母问道：

“敢问舅母，百一姐今年芳龄十几了？近来可还好么？”

这“百一姐”便是申纯的表妹，舅父舅母爱如掌上明珠的宝贝女儿。申纯来眉州之前便听父母说过，王家这妹妹才貌端妍，琴棋书画，女红针指，无所不精。单名一个娇字，习称娇娘，取字“百一”，大概是舅父以为娇娘乃千中难选，百里挑一的女孩儿吧。

申纯没有想到，这一问，倒给了舅母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已有三分酒意的舅母，带着嗔怒对待立在侧的飞红道：“早就叫你们去请小姐，怎么到这会儿还不见出来？”

初来乍到，便弄得不尴不尬，申纯甚感狼狈，马上接口道：“百一姐或有他事，今日不见也罢，舅母不必为此不快。”

只见飞红俯身对夫人附耳低言了一番，便逗得夫人破嗔为笑道：“这丫头忒讲究了。三哥至亲，又不是外人，有什么好打扮的。快叫小慧再去催催她！”

她转身又对申纯解释道：

“娇娘这孩子，适才方出浴，未及理妆，怕羞不敢出见。纯儿，你就稍等片刻吧。来，再陪舅母干上一杯！”

烛影摇红，觥筹交错中，王文瑞夫妇均已有些醺醺然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申纯的目光，已随着左厢房中款款而来的倩影，逐渐放出异样的光彩。

待到这妙龄女郎来到面前叙礼时，申纯只觉刹那间满室生辉。他忙不迭地低头还礼，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只听娇娘低声说道：“三哥远来，一路劳顿，小妹这厢有礼了！”如燕语，似莺声，申纯平生从未听到过这种圆润迷人的声音，心内只觉痒痒的，酥酥的，他抬起头来相对而视，只见娇娘正盈盈然瞧着自己。他被表妹的美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晚妆才罢，亭亭玉立，云鬟低挽，斜插着一枝点翠金凤钗；蛾眉淡扫，一双美目有如一泓秋水，似嗔似喜，如怨如慕，一见而令人魂为之夺，不敢逼视。身材苗条而丰腴，翠脸生春，朱粉未施而天然殊莹，玉骨冰肌，俨然国色。

申纯此时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心内暗道：“说什么燕瘦环肥，西子美极、昭君艳绝不过都是诗中画中的美人，今日一见娇娘，才知道王荆公‘意态由来画不成’之句信非虚语，我申纯今生的奇遇，莫此为甚了！”言念及此，不禁目摇心荡，难以自制。

娇娘已轻移莲步，侍立母亲身旁。这久闭深闺的少女，平时除了老父和七岁的幼弟，极少能与男子见面。豆蔻年华，又值仲春，内心的孤寂可以想见。早就听父母说过，成都的二位表兄申纶、申纯，是蜀中贤士交相赞誉的名士。而申纯更是天资卓异，八岁通六经，十岁能属文，蜀中故老传说自眉山苏氏二学士相继而歿，文运久不振，而申氏昆仲，大有继之而起之势。今日一见，申纯果然是神清气朗、儒雅不凡。心内暗道：“我年已及笄，父母为我择婿之事，费尽心力，不想今日得遇表兄，终身似有所托，只不知他的心可似我的心？”

胡思乱想中，不禁又暗暗偷觑申纯一眼，却发现申纯向自己凝眸呆视的灼灼目光，顿觉羞涩，立时双颊飞红，正自无法掩饰，只听母亲说道：“娇娘，三哥远来，你得敬一杯酒才是。”

这对娇娘无异于一道赦令，使她得以摆脱窘境；申纯更从内心感谢舅母，他正巴不得与娇娘一亲芳泽。侍女飞红斟满一杯香醪，娇娘伸手接过，擎着酒杯，高举过眉，樱唇微启，向申纯恭恭敬敬地说道：

“小妹无以为敬，薄酒一杯，为三哥洗尘！”

烛光映着娇娘美丽动人的面庞，那脸蛋儿似乎吹弹得破，一双秀手，十

指纤纤，就象是精心琢磨成的羊脂美玉，一对玉臂，抬手时恰从翠袖中裸露出来，丰盈而不见肉、柔美而若无骨，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离申纯只在尺寸之间！此时此刻，申纯心中哪里还有酒！

可是这杯酒喝下去毕竟格外醉人，因为申纯早已未饮心先醉了。

待到飞红受命再斟第二杯酒时，他却因贪看娇娘，将酒打翻在衣襟之上，这才发觉自己迹近忘形，舅母却还在一个劲儿地劝酒，申纯既怕显露形迹，更怕酒后失态，惹娇娘嗤笑，只得对着飞红连连摆手道：

“舅妈，长者赐，不敢辞，但小甥矢志功名，一向心情抑郁，不胜酒力了，还望舅妈多多见谅！”申纯已经顾不得舅父舅母正在兴头上，说出的话近乎乞怜了。

娇娘听罢，掩口而笑。未等母亲开言，便悄声对飞红说道：“我看三哥也真象不胜酒力了，姑且饶了他的酒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尤其是别有一番心思的女孩子。这侍女飞红身为下贱，却自小生得百伶百俐，姿容才藻，虽不及小姐，却别有一番野趣风情，惹得王文瑞把持不住，便想将其纳为侧室，碍于夫人内妒，只得作罢。但飞红从此便知道自己的身份非同一般。今日一见申纯和小姐的神态，便瞧出二人一见钟情的端倪，内心便觉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原来她一见申纯，便也暗生爱慕之情，却又无从表达，此时便借机低声揶揄娇娘道：“小姐初见三哥，便如此爱惜，日后可知好哩！”

娇娘一听此言，刚欲发作。只见父母已起身离座，吩咐下人道：“既是纯儿身体不适，今日就到此罢了。飞红先送小姐归房。王忠收拾好东跨院的客房，请申少爷早早安歇！”

申纯此时，只得起身向舅父母告辞道：“小甥受父母命来看望舅父舅母，不便久留，明日即告辞返回成都罢。”没想到王文瑞却不以为然，当即回答道：“纯儿来一趟不容易，再说，我家中事务尚需请你帮助料理，回去之事，不要再提了。”

申纯只觉喜从天降，内心暗道：“不想今日有此奇遇，舅父留我，天从人愿便是住上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了。”

二、晚绣

自此以后，申纯便留在舅父家攻书学剑，可自从那日一见娇娘后，功名之心顿消，只是夜夜乱心狂；可一到白天，熙春堂上，虽常与娇娘见面，却碍于大庭广众之前，无法倾诉衷曲。申纯观察了很多天，终于发现，娇娘言

笑举止之间，总带着几丝淡淡的哀愁，而她对自己的态度，又总有疑猜之状。这更使申纯闷在了一个有情的葫芦之中。他决心要打破这个闷葫芦。

一日晚间，王家人众皆已各自归寝。熙春堂下，庭阶寂寂。只有西厢娇娘的绣房内一灯莹然。申纯蹑足潜踪，悄然而入。娇娘并无侍女陪伴，孤身一人，似在刺绣。只见她停针不发，侧身倚窗仰望。窗外，荼蘼花一串串开得正盛。阵阵花香，透窗而入，沁人心脾。娇娘晚妆才卸，身上只穿着一件淡绿的薄纱睡裙。月光如水，透射着她的娇躯。那薄薄的纱裙之中，朦胧地裹着娇娘那裸露的胴体，少女丰满的乳峰诱人地隆起，她的腰细而直，双腿修长而结实，整个笼罩在花香、月色之中！

申纯看得痴了，人似乎酥麻了，心却在“怦”“怦”地跳。他只觉得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情欲煎熬得他已难以自制，一双手臂几欲不听使唤，他想从背后将这朝思暮恋的玉人儿搂入怀中！

忽然听得娇娘一声长叹，申纯吓了一跳。双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衣袖拂出的风声，惊得娇娘蓦然回顾，待到看清是申纯时，却又不发一语。她忽然觉得自己穿得太少太薄，本能地羞得低下头去，心里倒真怕申纯有什么非礼之举。这欲语还羞的神态，在申纯眼中，恰如西子捧心，惹人既爱且怜。一片云雨之心，刹时收住。却又不甘无功而返，心内暗想：“不可鲁莽胡来，坏了大事。须先投石问路，用言语试探一下娇娘的心意。”

心态甫动，便低声问道：

“娇妹，你孤身一人，在此倚窗长叹，将有思乎？将有约乎？”

以娇娘的聪慧，焉能不知申纯的用心。

两只明如点漆的眸子盯着申纯，目光中已洗尽了羞涩。顷刻，便是答非所问：

“表哥，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到这儿来？夜已深了，春寒逼人，表哥没有觉出来吗？”

听起来是顾左右而言他，却绵里藏针，分明婉拒。逼得申纯进退失据，只好打个哈哈：“是啊，娇妹，春天的寒冷，真让人受不了。”

娇娘并不搭话，只是正视着申纯。这情境，倒更使申纯站也不是，坐亦不敢。正自窘迫，娇娘却已自顾缓步离去，转瞬之间，斯人已逝，只留下她身上几缕淡淡的幽香！

申纯兴味索然，只得独自归室。秉烛夜坐，摊书在案，一个字也看不下去，眼前忽而浮现刚才偷看娇娘的情境，真后悔自己没有拿出足够的勇气；而忽凸现娇娘那凛然正视的面庞和目光，又令他一半沮丧，一半不解，他实在猜不透娇娘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

百无聊赖中，他只有赋《点绛唇》词一首，书于壁上：

庭院深沉，迟迟日上荼蘼架；芳丛潇洒，妆点春无价。玉体香肌，好手应难画！还惊讶，春心荡也，谁共游蜂话？

面对“名花”，自比“游蜂”，却又无法亲近，这滋味委实难过。申纯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痛苦！

三、峰回

从这以后，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发生。每日聚会，申纯与娇娘或同桌欢饮、或言笑晏晏，大有青梅竹马、两情无涉之状，但逢到舅舅、舅妈不在时，申纯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出格的话，但娇娘听了，或是顾左右而言它，或是凝眸正色，做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这使申纯几乎要死心了：表妹毕竟只是表妹，尽管她娇美无比，绰约多姿，但她年幼情简，不谙世事。自己这片痴情，怕也只能如悠悠白云，飘乎而过了。

“熟梅天气半阴晴”！申纯每每见到娇娘，心里便冒出这么一句埋怨的话。

其实，梅子若真正熟透时，天气便会阳光普照，就是梅子本身的味道，也是洗尽酸中之涩，嚼之有甜酸混杂，回味无穷之感。

一次晚宴，申纯忽然品到了这种滋味。

舅舅的另一个外甥路经眉州，申纯以熟客的身份相陪。席间，舅妈故态复萌，不停地叫飞红给她两位爱甥斟酒，她总是那么好客，又似乎总喜欢看到别人一醉方休，酣态可掬的样子。食割五道，酒至半酣，舅妈又亲自为各人轮番劝酒，第一个轮到真正的客人——申纯和娇娘的那位表兄，他接过大杯，一饮而尽，逗得娇娘在母亲身后拍手嚷道：“大哥好酒量！小妹替你再满上一杯，好事成双，杯干为敬！”

有这样美丽动人的小妹妹劝酒，便是醉死也心中无憾了！申纯心里这么想着，眼睛却盯着这位表兄和舅妈身后的娇娘，看着这位大哥在娇娘那略带放纵的调笑鼓舞下连干三杯的豪饮之举，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和落寞，直想拂袖而去。

轮到舅舅了。他已醉眼惺忪，却知道忙用双手捂住酒杯，连声说道：“老夫已醉，老夫已醉，夫人不可霸王劝酒！”

“爹爹装醉，爹爹装醉，快满上这杯！不然，就是坏了规矩，要连罚三大杯呢！”娇娘满面春风，又嗔又笑，从母亲手中抢过酒壶，从父亲手中抢过酒杯，右手执壶，左手执杯，玉腕一翻，便将酒斟得溢出杯沿，送到父亲嘴边。王文瑞见老妻今日酒兴如此之高，爱女劝酒又是如此开心，焉有不饮